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

單刊甲種之廿一

上古音韻表稿

董同龢著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出版

中華民國三十三年十二月

上古音韻表稿

董 同 穌

重 印 序 言

民國三十三年冬，本篇在李莊石印出版。當時物資極度困難，只印了一百本，並且印商技術不高，印工也未免拙劣。所以是有許多人想看而沒有看到，看到的也覺得字跡不夠清楚。現在編入集刊重印，動機在此。

從初稿完成到現在快五年了。我不能說我對於古音的意見一些兒也沒有改變。但是凡我所想都還在假設的階段。石印本出版之後，也不是沒有熱情的朋友們寫信或作文指教。不過是討論之後，他們也不堅持自己的意見了。因此，這此重印就沒有什麼大的改動。除錯字之外，只有少數小漏洞的補正，以及文句的修改。我希望這次能獲得同行人的更多的教益。 民國三十六年八月一日董同穌記於南京。

看校樣時，承周法高先生指示兩點：

(1) 本來我在表的每個韻母後面加注了他們日後所變的中古音讀，如再在後面加注廣韻韻目，可以更適合一般人的需要。

(2) 故宮新出全本王仁煦刊謬補缺切韻中有一個現象似乎足以影響到我的理論，就是我討論蒸部韻時提到的‘夢’字在那兒不見於東韻而見於耕韻，與‘覺’同音。

第一點我是照辦了。至於第二點，我現在僅僅提出來而不說什麼。一來是紙型已經打好，不容再改。二來是我覺得關於‘夢’字的新地位，可能的解釋不只一個，不妨聽聽別人的意見再說。

三十七年六月十五日校訖又記。

序

根據近年研究方言與中古音的經驗，我深深的感覺到，一個以聲韻調的配合關係而組成的音韻表對於某一種語言的音韻系統的瞭解是非常有用的。關於上古音，雖然我們已得的知識還不如現代各種方言或中古音那麼詳細可靠，可是僅僅以為構成一個粗略的表的基礎却也大體够用了。我更覺得，如果作成那麼一個表，我們非但可以實實在在的體驗既得學理的結果而觀察其得失，並且更進一步，還可能從那上面得到新的啓示。

有如此的信念，在兩年前我就嘗試着做去。最初，在材料方面只用見於詩經韻的三千多字；至於聲韻系統，則大體依高本漢氏(Karlgren)的擬訂而補以各家的修正。不過做到一半的樣子，我就覺得非改變計劃不可了。第一，見於詩韻的字在數目上誠然不算是少，但是在好些地方實在還不足供觀察之用。例如廣韻幽韻字之見於詩韻者只有‘幽’與‘觥’。因為字太少，歷來討論上古幽部韻時都把他們忽略過去，似乎只看作尤韻字的附庸。其實幽韻字還有好多在古籍中可以見到，並且他們的演變情形也與尤韻字不同。顯然的，在上古音韻系統中他們應當自佔一席的地位。要去推求，就得增加材料。又如所謂“質部”(或“至部”)與真部，根據詩韻，我們只知道有三等真質韻(臻攝在內)與四等先屑韻的一些字。可是古韻家都一致的以為凡從‘臣’聲的字都在真部，而說文的‘賢’與‘牽’廣韻却在二等山韻；各家又以為凡從‘吉’聲的字都在質部，而‘黠結詰劫’等廣韻也在二等黠韻。那麼這兩部是否有二等韻呢，更須從別的方面與以確定。其次，上古音韻系統的擬測近年來可以說是大體上已見端緒了，但是一經實踐，我就發現已有學說之中仍有若干必待商榷的問題。例如所謂喻三等與喻四等在中古本來是兩個截然不同的聲母，而高本漢以為喻三等跟一部分的喻四等在上古同是一個 *g-，又不在別的方面加以分別。同一個聲母，在完全相同的條件之下，能不能有兩種不同的演變呢？又如在耕部，高氏又把庚三等的一些字跟清韻字同寫作 *iǝng。那麼中古時這兩種字的不同又將如何解釋

呢？類乎此者都不能將就下去，務須重新與以釐訂。職是之故，我就決定先去儘量蒐集先秦的字以爲重訂古音系統的根據，然後再拿他們來充實表的內容。

詩經韻腳以外的古字一樣的可以適用於上古音的研究，高本漢氏在“*n the Script of Chou Dynasty*”文中已經說得很透澈了。我如何去選擇材料，表的例言中自有詳細的敘述。爲說明如何要把前人擬訂的古音系統加以修改，我又寫成一篇敘論。修改以及補正的地方有那麼多，是我原來料想不到的。除上述動機之外，有些地方是因爲我去利用了前人所未充分利用的材料——整個的諧聲系統，所以會有幾項前人未曾道及的意見。再者，最近幾年漢語音韻學其他方面的研究結果也有不少對古音上的問題具有啓發性的，我又儘量的把他們用上了。現在把這項工作刊布出來，一方面是願意把自己認爲有助於古音研究的工具貢獻給世人，一方面也是想將愚陋之見求正於通家。

嚴格的說，一個好的音韻表應該以一套完整的聲韻調的系統作根據；同時，每一個字的音韻地位的規定也須確鑿無訛才是。無疑的，這在上古音現時都不能全部做到。對於古代聲調，我們還沒有一些具體的知識；聲韻母中的未知數也還不少；許多字的音韻地位又不好確定。更進一步着想；現在所有的知識不過是從紙上材料得來的，一旦漢語方言以及藏漢語系的比較研究有所成就，目前看來不覺得生問題的事，說不定有一些還是面目全非呢。因此，我只能把自己作成的表叫作“音韻表稿”。我只想拿他作以往研究的總結賬；又望以後說，也只把他當向前邁進階梯。我決沒有一些意思說，我把那麼許多字的古讀都估定了。

我特別感謝李方桂先生。費神看完我的全部稿本之後，更承您多次賜與指教，又借閱若干未曾發表的古音稿件。我的意見因您的啓示而得改正者實在不少。此外，丁梧梓、周法高、張次瑤、傅孟真諸先生都曾費神看稿，各賜若干有益的指正；楊時逢先生助我解決印刷的困難，都感謝萬分。

董同龢 三十三年十二月四日

目 錄

重印序言	1
序	2
古韻部名對照表	7
常引西文書文名縮寫	9
敘論——上古音韻系統擬測的檢討	11
一、聲母	11
1. 唇音	11
1.1. p- p' -b'	11
1.2. m- m-	12
2. 舌尖音與舌面音	14
2.1. 舌尖塞音	14
2.2. 舌面前音	15
2.3. 舌面後音	15
2.4. 鼻音	17
2.5. ㄝ 的諧聲關係	18
2.6. 濁擦音	19
2.7. 舌尖塞擦音與擦音	20
3. 喻子兩母的來源	28
3.1. 論高本漢擬訂的 z-	28
3.2. ‘羊欲’諸字	31
3.3. 于母	32
4. 舌根音	34
5. 喉音	38

6. 帶 l- 的複聲母的問題	38
7. 其他複聲母的問題	41
8. 聲母總結	43
二、韻尾輔音	45
9. -b-d-g	45
10. 論高本論擬訂的喉塞音韻尾	45
11. 論 -r 尾	50
12. -b尾出現的範圍	57
13. 喉部陰聲字的韻尾問題	60
三、介音	63
14. 輔音性的 -i- 與元音性的 -i-	63
15. 開合口的演化	63
16. 唇音字的開合	64
四、元音系統	67
17. 脂微分部問題	67
18. 上古主要元音的分配與寫法問題	72
19. 論元音的長短或緊鬆	75
五、韻母分論	80
20. 之部與蒸部	80
21. 幽部與中部	81
22. 宵部	84
23. 侯部與東部	86
24. 魚部與陽部	87
25. 佳部與耕部	90
26. 歌部	92
27. 祭部與元部	95
附論 (1) 廣韻剛山與點錯的次序	102

(2) 中古剛山踏結與夬皆佳的不同	103
(3) 耕庚麥陌的不同	104
28. 微部與文部	104
附論——臻櫛的中古音讀	106
29. 脂部與眞部	106
30. 葉部與談部	108
附論 (1) 中古覃談咸銜的不同	112
(2) 鹽韻字的演變	112
(3) 哈與泰	113
31. 禪部與侵部	113
附錄——上古元音與介音以及韻尾的關係	116
表例	119
之部表(1.1—1.4)	123—130
蒸部表(2.1—2.2)	131—134
幽部表(3.1—3.2)	135—140
中部表(4)	141
宵部表(5.1—5.2)	142—148
侯部表(6.1—6.2)	149—152
東部表(7)	153—154
魚部表(8.1—8.4)	156—165
陽部表(9.1—9.2)	166—171
佳部表(10.1—10.4)	172—177
耕部表(11.1—11.2)	178—183
歌部表(12.1—12.2)	184—188
祭部表(13.1—13.4)	189—196
元部表(14.1—14.2)	197—208

微部表(15.1—15.4).....	209—216
文部表(16.1—16.2).....	217—221
脂部表(17.1—17.4).....	222—228
真部表(18.1—18.2).....	229—232
葉部表(19.1—19.4).....	233—235
談部表(20.1—20.2).....	236—240
緝部表(21.1—21.4).....	241—244
侵部表(22.1—22.2).....	245—249

古 韻 部 名 對 照 表

上古韻部的劃分，本篇大致依據段玉裁、王念孫、江有誥諸氏，另從王了一先生再分江氏的“脂部”爲“脂”與“微”。本篇所用的名稱與各家對照如下：

(段氏據六書音均表；王氏據古韻譜；江氏據音學十書。各家韻部的內容也偶有參差，但是大體上是一致的。)

本篇	江	王	段
之	之	之	第一部
蒸	蒸	蒸	第六部
幽	幽	幽	第三部(“去入聲”一部分除外)
中	中	東(一部分)	第九部(一部分)
宵	宵	宵	第二部
侯	侯	侯	第四部(又第三部“去入聲”的一部分)
東	東	東(一部分)	第九部(一部分)
魚	魚	魚	第五部
陽	陽	陽	第十部
佳	支	支	第十六部
耕	耕	耕	第十一部
歌	歌	歌	第十七部
祭	祭	祭	第十五部(一部分)
元	元	元	第十四部
微	脂(一部分)	脂(一部分)	第十五部(一部分)
文	文	諄	第十三部
脂	脂(一部分)	質,脂(一部分)	第十二部(“入聲”),第十五部(一部分)
眞	眞	眞	第十二部(除“入聲”)

葉	葉	盍	第八部(入聲)
談	談	談	第八部(陽聲)
緝	緝	緝	第七部(入聲)
侵	侵	侵	第七部(陽聲)

爲求一律，以後稱述都用本篇部名以代各家。只遇必要時才引用原名，用時也加引號以資區別。

附注：上表與以後所用的“陽聲”“入聲”與“陰聲”三名詞，不加引號時，其涵義如下：

陽聲——指所有帶鼻音韻尾的字音。

入聲——專指帶 -p-t-k 韻尾的字音。

陰聲——指陽聲與入聲以外的字音。

注意：陰聲與入聲的界限跟某些古韻家的用法是不同的。

常引西文書文名縮寫

A.D.=B. Karlgren: Analytic Dictionary of Chinese and Sino-japanese (Paris, 1923)

Ancient=Li Fang-kwei: Ancient Chinese -ung, -uk, -uong, uok, etc. in Archaic Chinese (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三本第三分)

Archaic=Li Fang-kwei: Archaic Chinese *-iwoŋ, *-iwək and *-iwəg
(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五本第一分)

Endkonsonanten=W. Simon: Zur Rekonstruktion Der Althinesischen Endkonsonanten (Berlin und Zeipzig 1928, 1929)

Grammata=B. Karlgren: Grammata Særica, Script and Phonetics in Chinese and Sino-japanese (Stockholm, 1940)

Phonologie=B. Karlgren: Etudes Sur La Phonologie Chinoïse (Læde et Stockholm, 1915)

Problems=B. Karlgren: Problems in Archaic Chinese (Journal of Royal Asiatic Society, Oct. 1928)

(手頭無原書。有所引述，皆據趙元任先生譯文“上古音中的幾個問題”，見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一本第三分。)

Reconstruction=B. Karlgren: The Reconstruction of Ancient Chinese (通報 1922)

Script=B. Karlgren: On The Script of the Chou Dynasty (Bulletin of the Museum of Far Eastern Antiquities No. 8)

S.K.=B. Karlgren: Shih King Researches (Bulletin of the Museum of Far Eastern Antiquities No. 4)

Tibetan=B. Karlgren: Tibetan and Chinese (通報 1930)

W.F.=B. Karlgren: Word Families in Chinese (Bulletin of the Museum of Far Eastern Antiquities No. 5)

附白：本篇曾引及拙作“廣韻重紐試釋”一文。現該文已編入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外編第三種“六同別錄”。今又編入集刊第十三本重印。

上古音韻表稿

敘論——上古音韻系統擬測的檢討

(一) 聲 母

研究上古聲母可用的材料主要的是諧聲字。此外只有經傳中的一些異文或假借字有時也可以利用到。在這一方面，錢大昕、章太炎、曾運乾諸氏都曾陸續有所貢獻，西方學者高本漢氏 (Karlgren B.) 更把整個的上古聲母系統擬訂出來。不過，我覺得高氏討論上古聲母遠不如他討論上古韻母那麼精密，所見就難免欠周。並且，他所依據的材料，他自己說，是從康熙字典中挑選出來的 12000 個不很冷僻的字⁽¹⁾。我們最早的字書，說文，才有九千多字。其中因“冷僻”而未經他採用的，一定還不少。由此可見他的根據總有一半的樣子簡直是漢以後的了。取材不慎，自然也要影響到他的結論。因此，我將不避重複，從頭作全盤的討論。

1. 唇 音

在中古，我們有 p ⁽²⁾ p' b' m 四個唇音聲母。

1.1. p p' b' 在諧聲字中總是常常互諧的。他們都不大跟 m 諧；跟別的聲母諧的也很少見。那些跟 m 或別的聲母諧的少數現象，如果不用複聲母的關係來

(1) A. D. 敘論 P. 17。

(2) 因為高本漢氏曾經訂出整個的上中古聲韻系統，本篇討論牽涉到他的地方就非常之多。為求對照起來清楚，關於上中古音的標寫，本篇就完全採用了他的寫法。至於必須修正的地方，也在討論過後才加以改變。在此之前，如無誤解可能時，還是暫維原案，以免清混。

解釋，(看下文 7 節)，就可以算作不謹嚴的例外。所以，現在說中古的 p- p'- b'- 在上古仍然是 p- p'- b'- 大體上是不會有什麼問題的。

1.2。 m- 的諧聲關係就跟 p- p'- b'- 不大相同了。有一部分固然是如我們意料的，只是自己諧自己，也偶爾跟 p- p'- b'- 或別的聲母諧。可是另有一些却常常專門跟舌根擦音 x- 相諧。例如：

每 muâi : 悔晦誨 xuâi	兪 xuâng : 紬 mæng
曹 mæng : 薨 xueng	黑 xøk : 墨默嫫縹 møk
無 miu : 撫撫 xuo, 鄒 xiwo	昏 xuøn : 顛 muøn, 斨緝鐸摶 miwǒn
尾 miwěi : 媿 xiwěi	夔 xuøn : 輓 miwǒn
微 miwěi : 微微 xiwěi	威 xiwät : 滅 miwät
勿 miwət : 芻忽 xuət	覺 xiǒn : 覺 muøn
靡 miwiǒ : 靡 xiwiǒ	
亾 miwang : 兪兪肯 xuâng	
民 miwǒn : 昏 xuøn	

我很注意這一些現象是有原因的。第一，在這些諧聲系列之中，所有的字都不出 m- 與 x- 兩母。一方面完全是 m-；一方面完全是 x-。從 m- 得聲的不再有 p- p'- b'- 母的字；從 x- 得聲的也不再有 k- k'- 等母的字。(其他的 x- 照例得諧 k- k'- 等，看下文 4 節。) 另外有幾個例子，如‘蒿’ xâu : ‘藁’ mâu 之類的，就是無足輕重的了。因為‘蒿’字本身既從‘高’ kâu 得聲，同時還諧着‘藁’ kâu, xâu。第二、有幾個轉換互諧的例，如

亾 m- : 兪 x- : 紬 m- 民 m- : 昏 : 緝 m-

等，愈顯得這一種接合不是偶然的。第三，除去這樣的系列，諧聲中就再不見 m- 母字跟別的舌根音或者 x- 母字跟別的唇音發生過如此密切關係的。

高本漢似乎也注意到了這些現象。雖然沒有作任何的解釋，他却在許多地方把這裏面一些 x- 母字的上古音寫作 xm-。(1)如‘悔’ xmwæg ‘昏’ xmwøn 是。他這種做

(1) 初見於 W. F. p. 43. Grammata 中更用得很多。

法自然算不得問題的正式解答。只可以說他在表示有那麼一層關係而已。所以李方桂先生就以爲寫作 $m\chi-$ 也沒有什麼不可以，或許‘悔昏’等字的聲母更會是個清的唇鼻音 $m̥-$ 。(1)

在我看來，這些例子根本就是不適於用複聲母的關係來解釋的。先說最顯明的一點。當我們說‘各’ $kâk$ 在古代是 $klâk$ 時，他除去跟‘路’ luo 的關係之外，同時還可以諧‘格’ $kək$ ‘恪’ $k'âk$ 等。又如我們說‘鬲’ $liək, kək$ ，的聲母在古代是 $kl-$ 時，他在諧 $l-$ 母的‘甌’‘鬲’諸字之外更會諧‘隔’ $kək$ ‘鬲’ $γək$ 等 $k-$ 系字。所以，如果‘悔’是 $xmwəg$ ‘昏’是 $xmwən$ 的話，他們也應該跟別的 $k-$ 系字諧聲才是。然而如上所述，這却是事實上沒有的。其次，‘路’既從‘各’得聲，此後凡從‘路’得聲的就只有 $l-$ 母字（如‘璐’，‘露’等），決不再有 $k-$ 系字了。但是在 $m-$ ， $x-$ 互諧的例中，‘昏’既從‘民’得聲，除更諧 $x-$ 母的‘愠’字等，還可以回過頭來又諧 $m-$ 母的‘緝’‘摺’諸字。由此可知‘昏’與‘民’的關係實在跟‘各’與‘路’的關係是不大相同的。

在這種情形下，‘悔昏’等字的聲母會不會就是李方桂先生隨便提出來的那個清的唇鼻音 $m̥-$ 呢？我以爲那是很可能的。至少我還可以說，用了那個音的話，的確可以使目前所有的現象都得到圓滿的解釋。先從諧聲關係看。因爲他本來是個唇音而不是舌根音，因此就不跟 $k-$ 系字諧聲。 $m-$ 跟 $p-$ $p'-$ $b'-$ 諧的已經是很少了， $m̥-$ 在音質上又要差得遠一些，所以他雖是唇音，却也不跟 $p-$ $p'-$ $b'-$ 諧。他跟 $m-$ 既同部位又同是鼻音，就自然常常相諧了。又從音韻演變方面說。在問題之內的差不多都是合口音。說一個 $m̥-$ 因受後面 $-w-$ （或 $-u-$ ）的影響後來變作 $x-$ ，不也是很自然的嗎？尤有進者。近年李方桂、張琨兩先生在貴州一帶調查若干台語與苗僮語的方言，正發現不少清鼻音的存在。固然，那些方言的 $m̥-$ 母中有沒有跟‘悔昏’等相當的字現在還不敢確定。可是由於他們的發現，我倒是得到了一些勇氣，把這樣一個陌生的音介紹到古代漢語裏來。

我爲什麼不設想一個唇擦音，無論是雙唇的或者是唇齒的，以使音質比較普通而且解釋音變又有眼前的實例呢？（如唐以後非敷奉母在現代西南官話與閩粵語的

(1) Archaic p. 71 腳注。

許多方言中讀 x- 或 h-)。那是很明白的，如果那個聲母是個唇擦音，他就不免要跟 p- p'- b'- 諧聲，正如 s 常跟 t̂- t̂'- 諧 x- 常跟 k- k'- 諧一樣(1)。但是我們已經知道，那也是事實上沒有的。諧聲中還有一件值得注意的事，就是擦音總很少單獨跟同部位的鼻音相諧的。凡擦音與鼻音相諧者通常總還夾有同部位的塞音或塞擦音。由這一點看，‘悔昏’等字在上古也不會讀 Φ- 或 f-。

還有一個很自然的問題。從起頭，我們為什麼單單的就 m-, x- 互諧中的 x- 身上作種種打算以適應他跟 m- 的關係，竟沒有誰就 m- 作想以適應他跟 x- 的關係呢？那是更明顯的了。要那麼樣的話就得設想這些 m- 在上古是個舌根音，然而上古舌根音聲母的系統中又實在沒有一個可能的位置可以給他。我們倒是有個鼻音 ng-, 不過照一般的辦法，那個地位應該還是中古的 ng- 去佔的。所以，因 m- 諧聲關係特別所引起的推論並不是他自己在上古另有什麼來源，而是上古的唇音聲母系統中要比中古多一個清鼻音 m̄-。

2. 舌尖音與舌面音

中古的舌尖音與舌面音聲母是：

t	t'	d'	n		
ts	ts'	dz'		s	
tʂ	tʂ'	dʒ'		ʂ	
t̂	t̂'	d̂'	n̂		
tʂ	tʂ'	dʒ'	n̂	ʂ	ʒ

2.1. 錢大昕在十駕齋養新錄裏提出 t̂- t̂'- d̂'- 在上古與 t- t'- d'- 同源之說，這是我國學者考訂古代聲母的開始。從現代語言學的立場說，“舌音類隔不可信”那種論調固然是有問題的，可是其中列舉的許多古代的證據却不可磨滅。這個問題本來很有意思。因為 t- t'- d'- 在中古只出現於一四等韻(廣韻脂韻有‘牀’與‘地’爲例外)，而 t̂- t̂'- d̂'- 却只出現於二三等韻，所以高本漢更能進一步的說明 t- t'- d'- 當上古時本是四等俱全的，到中古時却只在一四等韻保存，在二三等裏則變爲 t̂- t̂'- d̂' (2)。

(1) 高本漢以爲 s- 不跟 t̂- 等諧，x- 也不跟 k- 等諧，都不合事實。看下文 2.5 節與 4 節。

(2) A. D. 鈔論 p. 25

除去錢氏的證據與高氏的解說，我覺得反切中若干‘舌音類隔’的現象，如廣韻‘貯’字‘丁呂切’，‘罩’字‘都教切’之類的，更是富於啓示性。這一類的切語在愈早的韻書中是越多，到集韻才差不多消滅。他們正是 \hat{t} - 系字在古代也讀舌尖音的遺跡。

2.2。在諧聲系統中， t - t' - d' - 當然跟 \hat{t} - \hat{t}' - \hat{d}' - 是常常互諧的。此外，他們又同時常跟一部分的 ts - 系字諧，其關係如下：

一 等	二 等	三 等	四 等
$t t' d'$	$\hat{t} \hat{t}' \hat{d}'$	$\hat{t} \hat{t}' \hat{d}'$, $ts ts dz' s(1) z$	$t t' d'$

錢大昕在十駕齋養新錄裏也早有“齒音古多爲舌音”的說法。高本漢更確定的把 ts - ts' - dz' - 的上古音擬訂爲 \hat{t} - \hat{t}' - \hat{d}' - (2) (同時他還以爲 z - 來自上古的 \hat{d} - 下文將特別討論到。) 除下節所述，他們的措置都是對的。這些 ts - 系字的諧聲行爲雖然也略有不同於 t , \hat{t} - 兩系之處，即例外跟 ts - 系諧的比較多見，如

帶 ts - : 掃 s -	舌 dz' - : 結 s -
隼 s - : 準 ts -	烏 s - : 鴞 s' -

可是像這樣粹而不雜的現象到底不够普遍的，很難引出什麼推論。其實從音理方面講，舌面音就說是塞音的話，總難免帶一些塞擦音的色彩。由這一層關係， ts - 系字可以較多與 ts - 系接觸不是很自然的嗎？所以錢氏與高氏的理論倒是受不到若何的妨害。

ts - 系字在中古只出現於三等韻(3)。同時， ts - 系在三等韻也大量的有字。這又否定了那些 ts , ts' - 互諧的 ts - 系字或有來自上古 ts - 系的可能。事實上，在韻書中我們也沒有見到像“舌音類隔”那麼明顯的痕跡。反切中倒是不少“正齒音”跟“齒頭音”借用的例。可是實際上那些“正齒音”只完全是 ts - 系字，却沒有一個是屬於 ts' - 系的。由此可見章太炎在文始的“紐表”裏混然以照系完全併於精系之下是有問題的。

2.3。另外有一部分 ts 系字是常跟舌根音字諧聲而不跟任何舌尖音字(或本爲

(1) 高本漢以爲 \hat{s} - 不跟 t , \hat{t} - 兩系諧，也不跟 ts - ts' dz' - 諧。非是。看 2.5 節。

(2) A. D. 敘論 p. 25。

(3) 廣韻哈海兩韻各有一個穿母 ($t^h s$ -) 字，“擻”與“莖”，似爲例外。其實這兩個是寄在哈海兩韻的三等音並非真的一等韻字。(看拙著“等韻門法通釋”見“六同別錄”下冊及集刊第十五本。)

舌尖音的 \hat{t} - 系字)發生關係的。高本漢只看到極少數的幾個例，因此他只以為是幾個三等韻中的顎化舌根音偶爾在跟 $t\acute{s}$ - 系字諧聲就算了(1)。現在我願意把自己見到的例多舉出幾個來，然後再進行討論。

臭殍 $t\acute{s}'$ - : 糗 k' - , 鯪臭趨 x -	九 k - : 𠵹 nz' -
赤 $t\acute{s}'$ - , 赦 \acute{s} - : 郝赫 x -	區 k' - : 樞 $t\acute{s}'$ -
支 $t\acute{s}$ - , 菽 \acute{z} - : 鮫 k - , 歧 k' - , 菱 g' - , 馭 ng -	者 g' - : 櫛 $t\acute{s}$ - , 著 \acute{s} - , 嗜 \acute{z} -
枝 $t\acute{s}$ - : 鯨 k -	馭 k - : 腎 \acute{z} -
只 $t\acute{s}$ - : 枳 k - , 迨 k' - , 齶 ng -	羔 k - : 糕 $t\acute{s}'$ - , k -
示 $d\acute{z}'$ - , 視 \acute{z} - : 祁 g' - , 猗 ng -	切 k' - : 脰 $t\acute{s}'$ - , 齧 \acute{z} -
旨 $t\acute{s}$ - : 稽 k - , 譜 k' - , 耆 g' - , 詣 ng -	敷 k' - : 繁 $t\acute{s}$ -
蒸 $t\acute{s}$ - : 盞 k -	殼 k' - : 聲 \acute{s} -
箴 $t\acute{s}$ - : 鸞 k -	喜 x - : 饋 $t\acute{s}$ -
臣 \acute{z} - : 馭 k - , 鬪 ng -	翁 x - : 歎 \acute{s} -
收 \acute{s} - : 菽 g' -	向 x - (2) : 餉 \acute{s} -
水 \acute{s} - : 癩 g' -	咸 γ - , 感 k - : 鍼箴 $t\acute{s}$ -
氏 \acute{z} - , 紙 $t\acute{s}$ - : 祇 g' -	午 ng - : 杵 $t\acute{s}'$ -

看過這些字，我們自然會覺得高氏的見解是有問題的。第一，有這麼許多 $t\acute{s}$ - 系字是專門跟 k - 系諧聲而又與 t - , \hat{t} - 兩系絕緣，就很難說是例外了。其次，轉換互諧的例像

旨 $t\acute{s}$ - : 耆 g' - : 嗜 \acute{z} - 臣 \acute{z} - : 馭 k - : 腎 \acute{z} -

之類的又足以表示這種接合不能視作偶然。末了，說上古三等韻的 k - 系聲母也顎化已經是够冒險的了，而況事實上更有好些一、二、四等的 k - 系字同在跟 $t\acute{s}$ - 系相諧呢？(如上面的‘郝’ $x\acute{a}k$ ‘羔’ $k\acute{a}u$ 為一等音；‘咸’ $\gamma\acute{a}m$ ‘馭’ $k\acute{a}n$ 為二等音；‘敷’ $k'\acute{a}k$ ‘稽’ $k\acute{e}i$ 為四等音。)所以這些字中間的關係更不是顎化的舌根音跟舌面音的關係。

(1) A. D. 攷論 p. 31-52。

(2) 說文，以為‘尚’(諧‘黨’ t -‘堂’ d -等)也從‘向’得聲，非是。詳見表 9.1 ‘尚’字注。